

赵次公《杜诗先后解》辑佚综述

王新芳 孙 微

〔摘要〕 宋代赵次公所著《杜诗先后解》五十九卷，是最早的杜诗注本，然该本早已散佚不全，仅残存明抄本二十六卷和清康熙之重抄本。林继中先生乃广为辑佚，成《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》一书，是目前学界对赵注搜罗最为完备之本。然林辑本遗漏尚多，此后张寅彭、蔡锦芳、张忠纲、韩成武、周金标等学者又不断补辑，所获颇多，进一步促进了赵次公注解辑佚工作的完善，也给古籍整理工作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。

〔关键词〕 赵次公 《杜诗先后解》 辑佚 综述

一、赵次公《杜诗先后解》的影响及流传

赵次公《杜诗先后解》约成书于宋高宗绍兴四年至十七年（1134—1151）之间，为今存最早之杜集编年注本。清周春《杜诗双声叠韵诗话略》云“杜之有注，自赵次公始也。”刘克庄《跋陈教授杜诗补注》云“赵氏《杜诗》，几于无可恨矣。”赵次公注最早见于著录的是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四上载“蔡兴宗编杜甫诗二十卷，赵次公注杜诗五十九卷”，“近时有蔡兴宗者，再用年月编次之；而赵次公者，又以古律杂次第之，且为之注。两人颇以意改定其误字，人不善之。”杜诗旧注号称千家，就其详切而论，无逾赵次公注者，诸多宋人注本及后

世注杜者，亦无不援引此书。《黄氏补注》引“赵曰”凡2743条。《分门集注》引“（赵）次公曰”288条，又引“赵曰”多达3310条。宋本《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》与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，其编次皆渊源于赵本。故宋曾噩《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序》云“惟蜀士赵次公为少陵忠臣。”赵次公注为郭知达所集九家注中最重要的家，引其注近5000条，雄踞第一位，远远超过其他八家。然赵次公注自南宋面世以来，命运多舛。有学者指出，赵注的流传史颇为奇特：一方面被论者置于同杜预《左传集解》、李善《文选注》、颜师古《汉书注》并列的地位，一方面却不见著录于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和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；

作者：王新芳 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、文学硕士；孙微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071002。

一方面早已散佚（林氏《前言》谓“理宗时已极难得”），一方面却又有完整的抄本流传于世。^①该书残本今存有二：一为明抄本，今藏国家图书馆。只残存二十六卷，计末帙七卷、成帙十一卷、已帙八卷（末帙、成帙、已帙，当是丁、戊、己三帙，系书贾涂改以混其迹）。诗以编年为序，自《宴戎州杨使君东楼》始，至《聂耒阳书致酒肉疗饥荒江》止。每卷首行署“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”，次行署卷次，后有一段文字考述杜甫年岁及行迹，某月至某月所存之诗。次乃录本诗，诗题下皆注明“古诗”或“近体诗”，后间有“次公曰”一段文字，类似题解。诗正文后低一格标注，题“次公曰”云云。此书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棉纸精抄十巨册，钤有“广运之宝”、“臣东阳印”、“青宫太傅”、“大学士章”等印。该本有1916年沈曾植跋云“赵次公《杜诗注》五十九卷，独著录于晁氏《郡斋读书志》中，《直斋书录》无之，《宋史志》亦无之。虽其说散见于蔡梦弼、黄鹤、郭知达书中，而本书则明以来罕有见者。钱受之评宋代诸家注云‘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，边幅单窘，少所发明，其失也短；蔡梦弼据摭子传，失之杂；黄鹤考订史鉴，失之愚’云云，语若曾见次公书者。然检绎云书目，无之，而逸诗附录且沿旧本之误，书赵次公为赵次翁，则受之固未见也。次公此注，于岁月先后，字义援据，研究积年，用思精密，其说繁而不杂。诸家节取数语，往往失其本旨，后人据以纠驳，次公受枉多矣。要就全书论之，自当位蔡、黄两家之上。埋沉七百年，复见于世，沅叔（傅增湘）其亟图鼎鑊，毋令黎氏《草堂》（指黎庶昌刻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）专美也。”沈跋前尚有丰润张

允亮记云“乙亥冬至前四日，小饮沈无梦斋中，酒后过藏园，获观宋本《水经注》、《柳柳州外集》、《东坡前后集》及是书，皆孤本也。同观者至德周立之叔弢叔侄。”赵次公注尚存另一抄本，清康熙抄本，乃明抄之重抄本，今藏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，为安徽省文史馆所赠，亦十巨册。此本末帙卷三末署“辛巳（康熙四十年，1701）仲春重抄”，成帙卷十一末署“右杜诗先后解宣和原刻，共十本，丙寅（康熙二十五年，1686）孟春重抄”，已帙卷八署“辛巳重抄”。封里有许承尧题记云“赵解采入《千家注》为多。钱牧斋言‘《千家注》不可尽见，略具诸集注本中，大抵芜秽舛陋，中彼善于此者三家：赵次公、蔡梦弼、黄鹤也。’又言‘次公注以笺释文句为事，然少所发明。’是牧翁虽不满赵解，仍推为较善，且固未见赵解全书也。《四库提要》言‘宋以来注杜诸家，鲜有专本传世，遗文绪论，赖《千家注》以存。’是亦未见赵解全书也。今无意得此，虽残仍可贵。”“次公蜀人，于蜀中地理最详，分析杜诗先后自可信。且为注杜最古之书，惜神龙但见尾耳。”末署“庚辰十月疑翁许承尧记”。此乃稀世珍本，惜为残帙。1982年，雷履平先生撰写了《赵次公的杜诗注》（《四川师范学院学报》1982年第1期）、《记成都杜甫草堂所藏赵次公杜诗注残帙》（《草堂》1982年第2期）二文，呼吁学界重视赵次公注的价值，并提议对该本的佚文进行“辑录取舍”，此本才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，对其进行辑佚的动议也才逐步开始启动，以下我们对这一过程进行简要述评。

二、赵次公《杜诗先后解》的辑佚及增补过程

（一）王学泰对赵次公注“纪年编

次”和“句法义例”的推测

1994年,王学泰根据《先后解》残帙和《九家注》中的赵注对原书基本情况作出如下推测^②:一、注前应有一个杜甫年谱,次公称之为“纪年编次”。他在注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中说:“乙卯开元三年,公方四岁,吕汲公疑其误,次公有说,具于纪年编次甲帙之中。”在注《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》中说“蔡伯世以此为嘉州犍为县之清溪,大误,纪年编次中有解。”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在卷首有个“纪年编次”,记录和辨析杜甫生平。二、卷首还应有“句法义例”,是全书的凡例和说明,这在注文中也多次提到。如《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觅使寄此》“闻汝依山寺,杭州定越州”,赵注云“其杭州邪?岂定是越州邪‘定’字具句法义例。”又云“盖公诗有每一句言己,一句言彼者。前篇言‘楚设吴城险’,则已言己之在楚,‘吴吞水府宽’则已言弟之在吴……次公之说详见句法义例。”《秋风二首》“百丈”注云“具于句法义例。”《谒先主庙》注云“‘惨淡’字具于句法义例。”从这些注文中可知,赵注书前有“句法义例”这一项,它的作用是总结、论述,分析杜诗的遣词造句和经常运用的谋篇布局的方法。王学泰的推断对我们了解该本的体例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(二) 林继中《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》的出版

由于世传几种赵次公注均为残本,致使学界一直难睹其真面目,今人林继中乃广为辑佚,成《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》一书,于199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,最大限度地恢复了赵注原貌。该书原是作者的博士论文,卷帙浩繁,长达百余万

字。正如作者的导师萧涤非先生在论文评语中所说“在杜甫研究领域中,作者作出了可喜的贡献。”此书出版后,颇得学术界的称赏。著名学者程千帆致函盛赞云“近人治杜多空谭而鲜徵实,如此书之如乾嘉诸老治经者,盖未有第二家也。”该书出版后,获得学界的一致好评。廖仲安、王学泰撰文充分肯定并赞扬了《辑校》一书的意义和功绩,认为该书恢复了赵书的原貌,提高了赵书的质量^③。许总亦撰文,盛称《辑校》“其100余万言巨帙中所透现的深厚功力与精睿见解,使我毫不怀疑地感受到作为杜诗学基础工程中这一力作的价值。”^④该书在辑佚和校订过程中,对原注引文、注文之讹夺衍倒都予以纠正,缜密细致,颇见功力。到目前为止,林继中《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》对赵注的搜罗最为完备,堪称集大成的著作。然而林辑本并未将赵次公注一网打尽,《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》仍有未予收录的赵注,故此仍有学者对散佚的赵注续加补辑。

(三) 张寅彭对赵次公注的补辑

1996年,张寅彭先生在考察了史炳《杜诗琐证》一书征引与批驳赵次公注文的情况时,又发现了不为林继中《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》一书所录的两则赵注。乃撰成《史炳〈杜诗琐证〉中征引与驳议的赵次公注文》一文进行补辑^⑤,散佚的两条赵注是:

1、《送重表侄王砵评事使南海》“我之曾老姑,尔之高祖母。”赵次公注曰:“珪之祖僧辨为梁太尉尚书令,则知珪之母杜氏为其妇也。”今辑本阙如。又文中夹注有诘问云“赵次公载《西清诗话》引《唐书》珪传母李云云,不云《列女传》,亦不云母卢,一书而两说,又何耶”,则赵注原引《西清诗话》,今辑本

亦无此引文。

2、《宝镜》一则中引赵注“万国入京献寿金，吾实伺察之，元（玄）宗升遐，万国各回，而不来”条，今辑本阙如。

（四）蔡锦芳对赵次公注的补辑

1997年，蔡锦芳通过详细比较、分析和考证，发现南宋蔡梦弼的《草堂诗笺》所引的19条赵次公注中，尚有9条失收于林继中的《辑校》中。乃撰成《林继中〈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〉增补》一文进行补辑^⑥，林书失收的9条分别是：

1、《徒步归行赠李特进自凤翔赴郾州途经邠州作》题下引“赵僂云：公行邠州，赠节度使李特进。《唐史》云：特进，邠宁节度李光进。”

2、《奉答岑参补阙见赠》“君随丞相后”下引“赵僂云：唐政事堂初建黄门省，裴炎中书令徙政事堂中书，参时补阙在右掖。”

3、《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》题下引“赵僂云：闾乡度湖城两舍，经闾乡、湖城，公日南迈也。”

4、《闾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》题下引“赵僂云：公皆冬涉春行，度潼关，东征洛阳道，史笔不书，岂公以公事行邪？闾乡初出潼关，姜少府设鲙，乃冬深经行嵩华道中所作也。”

5、《新安吏》末“仆射如父兄”下引“赵僂云：至德三载，子仪为左仆射，冬拜司徒，乾元元年拜中书令。犹曰仆射，盖功赏著于仆射时，言者不移其初也。”

6、《新婚别》题下引“赵僂云《石壕吏》、《新婚别》有《诗·采薇》之旨。”

7、《贻阮隐居》“回继先父祖”下引“赵僂云：按《晋春秋》，籍出陈留尉氏，人物元古。目方，江左人，门第一。盖目

方居于陇外也。”

8、《秦州杂诗》其十三“传道东柯谷，深藏数十家”下引“赵僂云：秦州枕上麓地，曰东柯谷，曰西枝村，公女至佐先卜筑东柯谷，公集有佐还东柯谷诗，又有西枝村宿赞公土室诗。”

9、《万丈潭》“闭藏修鳞蛰”下引“赵僂云：是时深冬而龙蛰也。”

（五）张忠纲对赵次公注的补辑

2002年，张忠纲先生编注《杜甫诗话六种校注》过程中，又为赵次公注的辑佚工作又提供了一条新的材料。这条材料是先从《带经堂诗话》中发现的，文云：

杜诗《从人觅小胡孙》一首，第三句云“举家闻若骇”，下云“为寄小如拳”，结云“许求聪慧者，童稚捧应颠”，殊不贯。宋刘昌诗《芦蒲笔记》云：合移“童稚”句作第四，移“为寄小如拳”作结，则一篇意义浑全，亦成对偶。甚有理，而钱牧斋不采其说，想未见此书耶？然此诗殊不成语。^⑦（卷十五）

张忠纲先生指出，上面所引文字见刘昌诗《芦蒲笔记》卷十《杜诗句差》条：

赵僂云：合移断章“童稚捧应癫”作第四句，却于“许求聪慧者”下云“为寄小如拳”，则一篇意义浑全，亦成对偶。^⑧

此非刘昌诗语，乃刘引“赵僂”语，赵僂即赵次公，但今传宋刻本郭知达《新刊校定集注杜诗》及清刻本《九家集注杜诗》、赵次公《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》明抄本及林继中辑校《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》诸本均未收此语，应该据补。^⑨

（六）莫砺锋对赵次公注的补辑

2005年，莫砺锋在《宋人注释的特点与成就》^⑩一文中发现，仇兆鳌《杜诗

详注》卷二三《奉赠李八丈曛判官》“垂白辞南翁，委身希北叟”后引赵注曰：“班固《幽通赋》：‘北叟颇识其倚伏。’指塞上之翁为北叟也。”此条赵注为林继中《辑校》漏辑。

(七) 韩成武、周金标对赵次公注的补辑

2008年，韩成武、周金标发表《赵次公注在清初的流传及其辑佚——以朱鹤龄《杜工部诗辑注》为例》一文^①，细检清初朱鹤龄《杜工部诗辑注》征引赵注情况，发现有8处林继中《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》失引，它们分别是：

1、《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》“疮痍亲接战，勇决冠垂成”，《辑注》引赵曰“疮痍二语，微言英义之败，激其再立功也。”

2、《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》“拂天万乘动，观水百丈湫”，《辑注》引赵曰：“《水经注》：冷水南出浮肺山，浮肺山乃骊山之麓也。”

3、《阆乡姜七少府设醴戏赠长歌》诗题，《辑注》引赵曰“公背冬涉春，行度潼关，东至洛阳阆乡，初出潼关道也。”

4、《西阁曝日》“肌肤潜沃若”，《辑注》引赵曰“言暖如汤沃然。”

5、《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》“苍水使者扞赤绦”，《辑注》引赵曰“赤绦，以赤色丝为绳，刀饰也。扞赤绦，将拔刀也。”

6、《奉寄河南韦尹丈人》，《辑注》引赵曰“未言谁人话及咒鸡翁乎？惟我韦丈人而已。旧作难说，谓难说得到也。解终费力。”

7、《江头五咏》之《梔子》“于身色有用，与道气伤和”，《辑注》引赵曰：“蜀人取其色以染帛与纸，故云有用。其

性大寒，食之伤气，故云伤和。或曰：《本草》称梔子治五内邪气、胃中热气，其能理气明矣。此颂梔子之功也，作气相和，亦是。”

8、《屏迹三首》“独酌甘泉歌，歌长击樽破”，《辑注》引赵曰“酌甘泉而击空樽，以无酒也，亦暗使王大将军酒后击缺唾壶事。”

除了上述失引之处外，《遣兴五首》中的四首和《喜雨》诗所引赵注，亦为林继中《辑校》失收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1、《遣兴五首》其一“蟄龙三冬卧，老鹤万里心”后引赵次公注云“东方朔云：三冬文史足。用诸葛亮明卧龙以比贤俊之未遇，龙卧而终起，鹤虽老而终远飞，则贤俊虽未遇而终用也。”“昔时贤俊人，未遇犹视今”后引赵次公注云：“盖言视今之未遇者，则可以推知昔时之贤俊也。《京房传》：臣恐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前也。”“嵇康不得死，孔明有知音”后引赵次公注云“嵇康与吕安相善，二人素为钟会所不喜。安以家事系狱，辞相证引，遂复收康，弃市，所为不得其死也。徐庶荐孔明于刘先主，先主三顾其草庐，起之为国相，此为有知音也。公诗谓有才者遇邪，以嵇康之才而不得其死。谓有才者不遇邪，而孔明卒有知音，则在遇不遇而已。”“大哉霜雪干，岁久为枯林”后引赵次公注云“叹松有霜雪干，不用而为枯木矣。庄子曰：孔子云天寒既至，霜露既降，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。”

2、《遣兴五首》其三“岂无柴门归，欲出畏虎狼”后引赵次公注云“陶渊明《田舍》诗云‘长吟掩柴门，聊为垄亩民’。今公所言，指其身所居之屋，归则望诸弟之归也。欲出畏虎狼，则诸弟之出畏虎狼而不能也。”

3、《遣兴五首》其四“蓬生非无根，漂荡随高风。天寒落万里，不复归本丛”后引赵次公注云“《说苑》：鲁哀公曰：秋蓬恶其本根，美其枝叶，秋风一起，根本拔矣。故子建与公皆得用之。”

4、《遣兴五首》其五“昔在洛阳时，亲友相追攀。送客东郊道，邀游宿南山”后引赵次公注云“盖效张景阳《咏史》诗‘昔在西京时，朝野多欢娱。蔼蔼东都门，群公祖二疏’也。《诗》：以邀以游。谢灵运《拟曹植诗》序云：公子不及世事，但美邀游。”“烟尘阻长河，树羽成皋间”后引赵次公注云“言巩、洛之乱。成皋在巩、洛间也。”

5、《喜雨》“春旱天地昏，日色赤如血”后引赵次公注云“‘日色赤如血’，公极言旱日之可畏。旧注引《前汉》河平元年‘日色赤如血’。河平者，成帝年号也。成帝《本纪》及《汉·天文志》并无之，乃晋光熙元年五月壬辰癸巳，日光四散，流如血流，照地皆赤。甲午又如之，占曰：君道失明。又永嘉五年三月庚申，日散，光如血下流，所照皆赤。旧注模棱，妄引年号，有误后学，故为详出之也。”“巴人困军须，恸哭厚土热”后引赵次公注云“按本朝乐史《寰宇记》载：阆州阆中郡，春秋之巴国也，有渝水，为《前汉·高祖纪》所谓巴渝之舞是已。公诗每有巴字，皆多阆州诗矣。厚土，经传只使后土，至厚地字，方使厚薄之厚。今公厚土，盖因有厚地，故用厚坤，又用厚土耳。旧注便改《左传》作‘皇天厚土，实闻此言’，非是。”“谷根小苏息，沴气终不灭”后引赵次公注云“沴气，阴阳错谬之气也。沴音戾。《庄子》曰：阴阳之气有沴。”“崢嶸群山云，交会未断绝”后引赵次公注云“‘交会字，《周礼》‘阴阳之所交，风雨之所会’而合成。”“安

得鞭雷公，滂沱洗吴越”后引赵次公注云“滂沱，言大雨也。《诗》云：月离于毕，俾滂沱矣。”

三、赵次公注补辑工作对学界的启示
纵观赵次公《先后解》的辑佚及其增补情况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虽然林继中《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》对赵注的搜罗最为完备，但林辑本遗漏尚多，因此赵次公《先后解》一书的辑佚远未臻于完善，这对了解该本的整体情况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。之所以会出现辑而不全的情形，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整理者尚未对该本散佚情况作充分的估计，对佚文来源的复杂性亦缺乏认识，具体的辑佚方法中也存在一些不足。因此，对该本的进一步辑佚增补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。笔者以为通过学界十余年对赵次公注的补辑工作，起码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。首先，要确立辑佚的基本原则。即应该尽量征引较早的材料，而对后代注本的转引保持警惕。对宋代杜诗注本对赵次公注的征引，应该进行对比和区别。比如蔡锦芳指出，南宋蔡梦弼的《草堂诗笺》虽晚于郭知达《九家注》，却是第一个征引赵次公注且征引次数最多的注家及注本，郭知达《九家注》对赵注征引数量虽然最多，然将蔡梦弼的《草堂诗笺》所引赵注与之对比后可以发现，二者内容虽然有些类似，但毕竟不完全一样。蔡梦弼在《草堂诗笺跋》中曾云“梦弼因博求唐宋诸本杜诗十门，聚而阅之，三复参校，仍用嘉兴鲁氏编次先生用舍之行藏、岁月之先后，以为定本。”因此蔡梦弼肯定亲见曾赵次公原书。^⑩郭知达《九家注》中对赵次公注征引的准确性确实存在比之蔡梦弼《草堂诗笺》有所降低的情形。首都师范大学的朱宝清先生将明钞本《杜诗先后解》与《九家注》进行比较后指出，《九家

注》征引的赵次公中注存在严重的失误^⑬。例如《哭王彭州抡》“旷望渥注道，霏微河汉桥”，《先后解》丁帙卷六“‘渥注道’注：旧注谓王之亡龙马，不可复见。‘河汉桥’注：旧注谓王之魂当在仙境，是何梦语邪”《九家注》引赵云“《汉礼乐志·天马篇》云‘王马徕，循东道’，此所谓‘道’也。谓王之亡，如龙马不可复见矣。乌鹊填河以度牛女，谓王之魂当在仙境也。”本来被赵次公斥为“梦语”的注释，在《九家注》中竟又成为赵次公的见解。又如《夔府书怀四十韵》“四渎楼船泛，中原鼓角悲”，《先后解》戊帙卷七“‘中原鼓角悲’，则兵或战或戍，鼓角自悲矣。旧注云人心悲愤，故鼓角之亦悲。义冗，非是。”《九家注》引赵云“鼓角悲，盖兵或战或戍，鼓角自悲矣。旧注云：人心悲愤，故鼓角之声亦悲耳。”这里同样刊落了赵次公对旧注“义冗，非是”的批评，于是赵次公尖锐反对的意见，竟荒唐地成了他坚持的看法。由此可见《九家注》对赵次公注的歪曲程度到了什么地步。因此在对赵次公注辑佚的时候，应该特别注意此类情形，尽量通过详细比较，辑出和原本最为接近的佚文。其次，除了目前所见明抄本系统之外，赵次公注可能尚有别本暗中流传。我们注意到蔡梦弼的《草堂诗笺》和《九家注》征引赵次公注在文字上已经有了很大区别，因此二本应该各有依据，那么赵次公注在流传的开始就已经存在不同的版本系统，并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。张寅彭指出，史炳《杜诗琐证》于《宝镜》一则中引赵注“万国入京献寿金，吾实伺察之，元（玄）宗升遐，万国各回，而不来。”今辑本无以上文字，代之以“次公曰：两句似难解，不敢强为之说，以候明识”。这条佚文属赵注已

帙，可知林辑本所依据的明钞本亦非完本，在流传过程中当有缺损^⑭。如此，赵次公注辑佚的复杂性当又会增加许多。第三，除了宋代杜诗注本之外，还要彻查元明清杜诗注本中赵次公注的征引情况。朱鹤龄《杜工部诗集辑注·凡例》明言“宋人注杜诗多不传，惟赵次公、黄鹤、蔡梦弼三家得阅其全注”^⑮，可见朱鹤龄亦曾亲见赵次公《先后解》。韩成武、周金标先生对赵注的补辑便是根据朱鹤龄之注。又乾隆朝的边连宝亦曾亲见赵注，他在《杜律启蒙·凡例》中认为赵注“浅而略”^⑯，在该书中也曾多次征引。此外，道光朝的史炳在《杜诗琐证》中对赵次公注亦多加征引，当亦曾亲见赵注。可见赵次公注全本散佚的时间是相当晚的，因此明清的杜诗学者亲见是书者自当为数不少，故诸家注本对赵次公注的征引相当广泛。除去递相转引的情形，那些不见今辑本的赵次公注，经过仔细甄别，是我们对赵注重新辑佚的新材料。而学界对这些征引情况尚缺乏一个全面的调查，当然这和工作量的巨大是有关系的。鉴于林辑本已经成为学界征引赵次公注的首选之本，而其在辑佚中尚存漏略，因此希望林继中先生能对《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》进行重新订补，以期早日为学界提供一个可供依据的善本。

注释：

- ①⑤⑭张寅彭《史炳〈杜诗琐证〉中征引与驳议的赵次公注文》，《杜甫研究学刊》1996年第3期。
- ②王学泰《杜诗赵次公注与宋代的杜诗研究》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。
- ③廖仲安、王学泰《〈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〉述评》，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》1995年第3期。

（下转102页）

化友好年，杜甫等中国文化名人的著作在俄罗斯引起广泛关注。这些情况有待作新的介绍。

《杜甫研究学刊》对境内外、国内外杜甫研究状况的持续关注，与三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是密切相关的。改革开放，打开了国人的视野，让国人了解了世界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，相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杜甫在国外的影响会更深更广，学刊“域外论杜”栏目会更加丰富多彩，为中外杜甫研究者提供一个更高更广的学术资料信息库和信息平台。

三十年峥嵘岁月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，见证了中国现代学术繁荣发展的伟大征程，见证了中国人民不断解放思想伟大征程。《杜甫研究学刊》萌生于改革开放的习习春风中，又与时代同行，与社会共进。三十年来，成为杜甫研究的发动机和助推器，成为杜诗爱好者和

杜诗研究者的精神家园、施展舞台和交流平台。三十年来，杜甫研究不断有新的领域、新的资料、新的视角、新的方法、新的结论出现，冯至先生三十年前的殷切希望早已实现，相信，再过三十、五十年，《杜甫研究学刊》会更富生机、更有影响力，为杜甫研究作出更大贡献！

(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《杜甫批评史》(08JC751007)的阶段性成果。)

注释:

- ①冯至《祝〈草堂〉创刊并致一点希望》，《草堂》1981年创刊号。
- ②蒋寅《清诗话考》，中华书局2005年1月版。
- ③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。

责任编辑 刘晓凤

(上接 82 页)

- ④许总《建构杜诗学的基础工程》，《文学遗产》1996年第1期。
- ⑥⑫蔡锦芳《林继中〈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〉增补》，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》1997年第4期。
- ⑦王士禛《带经堂诗话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。
- ⑧刘昌诗《芦蒲笔记》，《唐宋史料笔记丛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7年版。
- ⑨张忠纲《杜甫诗话六种校注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2002年版。
- ⑩莫砺锋《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》，北京：中华

书局2005年版。

- ⑪韩成武、周金标《赵次公注在清初的流传及其辑佚——以朱鹤龄〈杜工部诗辑注〉为例》，《图书馆杂志》2008年第8期。
- ⑬朱宝清《杜诗〈九家注〉本引赵次公注有误》，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》2005年第4期。
- ⑮朱鹤龄《杜工部诗集辑注·凡例》，清康熙九年(1670)金陵叶永茹万卷楼刻本。
- ⑯边连宝《杜律启蒙·凡例》，清乾隆四十二年(1777)初刻本。

责任编辑 彭燕